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封爵部四 徙封 異域降附封 婦人封 命婦并入 爵封 遜讓封

徙封一

南郡 西華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改南郡為國 又曰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平項籍 擊陳豨 文獻通考曰韓信既取齊四年立信為齊王五年平項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 又曰琅邪營陵侯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以擊陳豨有功高后七年封琅邪王文

帝元年從澤爲燕王

廢中山　制藩國

文獻通考曰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徙輔爲中山王　又曰陳思王傳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三從都常汲汲無歡

平高麗　禦宋師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成國公契苾何力從封梁國公賞平高麗之功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賜姓名皇太后稱制總宿衛事從太后禦宋師有功封楚國公後淮王齊又從太后南征許宋成而還從王晉

深入賊陣　幼養宮中

冊府元龜曰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擊黑闥戰沒太宗每追痛之常從容謂侍臣曰道元始終從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尅惜其幼少力不遂心及難平後以其弟武都王道明從封於淮陽國　續文獻通考曰遼耶律達魯德

讓弟幼養宮中授小將軍重熙初封漆水郡王後封混同郡王清寧初徙王鄭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楚

致仕改封　年老更王冊府元龜曰豆盧寬爲左衛大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

芮國公　下詳幼養宮中注

徙封二

增徙王菑川文獻通考云輿居齊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憫濟北分齊爲六國盡封悼惠王諸子以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復徙王菑川地　徙王江都又云易王非景帝子以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討平之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衡山王不應吳楚徙王濟北又云淮南厲王之子勃封衡山王吳楚反以書招勃不應景帝嘉之徙封濟北王

從王山陽定陶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六年從為山陽王八年從王定陶

原舂陵下濕減邑内從 東觀漢紀舂陵宗室傳云舂陵孝侯以舂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内從帝從之南陽猶以舂陵為國

元

增從為齊王 文獻通考云建武二年立縯長子章為太原王十一年從為齊王

襄邑從封成陽 又云劉求更始長子更始降赤眉為謝祿所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後徙封成陽侯

原

樊宏封壽張 東觀漢記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從封壽張侯

陰傅從封期思 又曰陰傅封濦彊侯七年以濦彊屬西從封于丹陽為期思侯也

增

從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從光武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後

從封父城侯二十年徙封新息侯

遣詔徙為陳王

又云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七年徙為西平王肅宗崩遣詔徙為陳王食淮陽郡

從封曾陽鄉侯

又云陵陽侯丁綝頗川定陵人王莽末世祖略地潁陽綝說其宰降後征伐有功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建初四年徙封曾陽鄉侯

子楷嗣徙封

又云魏任城威王彰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黃初二年晉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又徙義陽

從譙縣鄄城沛

又云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從封譙黃初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從鄄城太和六年從沛

壽春從封汝

陽弋陽又云楚王彪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徙封汝陽弋陽

渤海從太原又云晉太原成王輔孚子武帝受禪封渤海王復徙為太原王

汝陰徙扶風又云扶風武王駿宣帝子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後徙封扶風

出繼從封又云東萊王蕤攸子出繼遼東王定國後徙封東萊齊王

始平徙楚又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後徙楚

杜伏威徙封吳王册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例改遼西續文獻通考云遼楊晳安次人擢進士乙科清寧初封趙國公咸雍初再徙齊晉又封趙王太原中例改遼西郡王

從封三

增冊文唐岑文本冊越王泰改封魏王文曰昔在哲后受命君臨並建茂親以為藩衛然則古之列國今之按部循名或異立政是同皆所以共治黎元俱奬王室克隆鼎祚咸悉由之惟爾越王泰生而韶敏幼而好學樂善不倦才德日新地則維城禮優分器惟彼三魏實號五都非親勿居夾輔攸屬是用改封魏王傳之子孫長為藩翰

異域降附封一

增知歸　乞號
文獻通考曰吐谷渾阿豺兼并氐羌地
方數千里號强國昇西强山觀墊江源
問于羣寮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
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
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我獨無所
歸乎乃遣使南通宋獻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　又
曰于闐嘉祐八年遣使貢方物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
保順砢鱗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為砢鱗黑韓王可汗
之訛使言其
王乞此號云

獨悟　先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
四年詔突利可汗阿史那
什鉢苾志懷英果識機能斷情深獨悟實唯先覺往在
北蕃位地兼重早知慕義特布款誠可封北平郡王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破高麗以僧
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賞先降也

歸義　成功
冊府
元龜
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
降封為歸義王　又曰德宗建中元年冊回紇頓為武

義成功可汗

懷義 奉化

冊府元龜曰天寳十四載以投降蘇毗王子悉諾邏封懷義王賜姓李名忠信 又曰晉高祖天福四年制曰回紇可汗仁美雄臨朔野慶奉中朝一方之烽燧蔑聞萬里之梯航繼至宜封奉化可汗

罷射雕 遣貢象

冊府元龜曰中宗景龍二年高麗吐谷等儲蓄降附制曰將軍遇義永罷射雕使者迎降果聞乘傳宜開土宇之封式盛疆場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陳日煚安南國王景定三年叛蒙古傳位于子光昺遣使貢象詔封光昺為安南王

突厥內附 蒙古來歸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婆那可汗弟闕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拜為吐馬過拔闕可汗 續文獻通考曰李璮全之子為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為齊郡王復其父官爵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怡曰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

閣知微冊可汗持節往黙啜又遣使謝知微迎諸道即與緋袍銀帶田歸道諫曰虜背恩且積年今悔過入朝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勅初服須天子命后從焉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六年制曰高麗王建守三韓之重地定百濟之强鄰遣猶子以來朝改名臣而稱賀慕予正朔用舉微章可封高麗王

始棄吐蕃 請復南詔 冊府元龜曰德宗建中四年封東蠻鬼王驃旁等為和義順正等郡王驃旁等自陷巂州臣于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劍南節度韋皐招誘之始棄吐蕃來朝特封郡王 又曰南詔異牟尋即雲南王閣羅鳳之孫天寶中閣羅鳳北臣吐蕃命為贊普給以金印卒異牟尋嗣立至是乃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南詔舊名帝嘉之賜以金印銀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請勤兵以赴 倶守節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宗即位吐蕃贊普弄贊致書長孫無忌云上初即位

若臣下有不臧之心者請勒兵以赴之幷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於是進封賓王 又曰開元六年遣使册立烏長國王骨咄國王俱立國王三國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隣境大食煽誘為虐俱守節不從潛布款誠於朝廷帝深嘉之

異域降附封二

原春秋潞子之爵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來同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漢與弓高之封 又云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

離狄內附嘉之稱爵 應劭注漢功臣表序云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間

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 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携侯徐盧以匈奴

王降侯七百戶

匈奴降漢侯之勸後漢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亞夫曰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南越桂林監諭民降侯湘成漢孝武功臣表曰湘成侯監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民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

得南粵王建德封海常侯漢書南粵傳云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又云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又閩粵傳云粵故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東粵王餘善封居股東成侯敖閩陵侯

斬西于王封下鄜侯又云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

殺朝鮮王右渠封澅清侯又朝鮮傳云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

為盧清侯也

誅成已封涅陽侯又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

增立宛貴人昧蔡為王文獻通考云大宛漢時通馬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取善馬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

原匈奴先賢撣來降封歸德侯漢宣帝神爵二年

增稱臣而不名文獻通考云甘露三年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復高麗王號又云莽初發句麗兵伐匈奴其人不欲行迫遣之皆亡出為寇盜莽令嚴尤誘高麗侯入塞斬之更高句麗王為下句麗侯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詔復其王號

拜伏受詔又云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

使詣闕奉藩稱臣求使者監護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單于延使者使者曰當拜伏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拜伏稱臣

封於仇賁等為王

又云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

原鮮卑軻比能降拜歸義侯

魏志烏丸鮮卑傳云鮮卑軻比能將部衆來降拜歸義侯

增倭女王封王

文獻通考云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

皝嗣請受朝命

又云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自稱燕王遣使于東晉請受朝命許之

呵囉單婆皇婆達並加除授

又云宋元嘉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囉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

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

天竺使貢獻

又云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武帝太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

梅安朝京師

又云魏道武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詔拜官褒慰之

金真平拜樂浪郡公

又云新羅本辰韓種也土地物產略與華同至隋時遣使來貢具王金真平文帝拜為樂浪郡公

謝龍羽封夜郎郡公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三年牂州蠻首謝龍羽遣使朝貢封夜郎郡公

拜夷男為毗伽可汗

又云太宗貞觀三年薛延陀可汗一利咄夷男遣使朝貢詔遊擊將軍喬師望齎冊書拜夷男為毗伽可汗

授扶餘璋嫡子義慈為百濟王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十五年詔曰百濟

王扶餘璋棧山航海遠禀正朔奄致甍隕追憶懋悼令其嫡子義慈嗣位

以男子為王

文獻通考云東女亦曰蘇伐剌拏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其王歛辟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將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　王曳夫為歸昌王後乃以男子為王

冊素迦為朅帥國王

冊府元龜曰玄宗天寶九年冊曰朅帥國王勃特沒之兄素迦翰忠赤于朝廷表仁惠于番部宜膺旌賞用冊爾為朅帥國王

賜姓更名

又云契丹按巴堅死長子東丹王托雲當立其母托雲愛德光舒嚕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後又更姓李名贊華

李聖天封大寶于闐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朝多事久阻來庭今當寶歷開基乃勤述職宜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

授龍廷

交趾郡王 又云宋真宗景德三年龍挺殺龍鉞自立欲修貢詔許之乃遣弟明昱等入貢詔授龍挺交趾郡王 用斷鐸恩例 又云景德九年吐蕃以李遵為保順軍節度遵甚有威名性貪忍其下怨而懼之屢表求贊布號朝廷以為贊布戎王也遵居斯多特下不應妄援乃用斯多特恩例焉 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又云咸平元年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命為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封其王與占城等 又云真臘國在林邑西南宋宣和二年遣使來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 賜中山山南王印 續文獻通考云琉球國王初姓歡斯名渴剌兜後嗣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明洪武初三王遣使朝貢行人楊載使日本歸道琉球遂招之王願內附請封爵詔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各鍍金銀印 賜布延

特穆爾稱安定王 又云明洪武安定布延特穆爾貢鎧甲刀劒等上即其地分為阿敦阿津庫先特哩四部賜布延特穆爾銀印稱安定王

封高麗國王 又云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顓上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封為高麗國王

封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 又云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明洪武遣監察御史張敬之往諭來朝貢永樂乙酉詔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

封蘇門答剌國王 又云蘇門答剌與花面國相接永樂乙酉國王遣其臣阿里來朝詔封蘇門答剌國王

異域降附封三

增詩唐崔湜送梁卿王郎中賜東蕃弔册詩曰梁侯上

御秀王子中臺傑贈冊綏九夷旌旆下雙闕西堂禮樂送南陌軒車別征路入海雲行舟泝江月兹邦久欽化歷載歸朝謁皇心諒所嘉寄爾宜風烈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奉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烟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賈島送于中丞賜回紇冊立詩曰君立天驕發使車冊文字字著金書漸過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

譯語初

增詔明王禕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　又封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

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脩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兹四海之一家何殊内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

增制唐李嶠封烏薄利歸義縣開國子制曰烏薄利家近圓城任隆方岳惠洽藩部功宣朝廷扶溝搆虐遂穴生氛能拒祆凶固守臣節踰馬韓而獻冊汎鯨海而中虔書勞有典方隆將帥之班舉善不遺宜拓公侯之宇

元程鉅夫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曰陳益稷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帝舜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遣館授餐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於戲内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説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　明蘇伯衡封靖西王制曰朕惟賓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

之恍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具位其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兹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

婦人封一 命婦并入

增杜氏通典曰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

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饗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

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孫盛晉陽秋論曰婦人之封六國亂政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魏氏春秋曰黄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杜氏通典曰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今內命婦其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

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妻為郡君若勲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五品母妻為縣君若勲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勲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别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准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無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

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儀太后時契丹冦平州平州刺史鄭保英妻奚氏率城内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為成節夫人　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為魯國夫人謚曰忠烈開元八年五月敕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夫人毋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須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别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故典為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栁冕等狀稱

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
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宋史曰
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母
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
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母封
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
徽節度使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

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　潛確類書曰宋政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葢非婦道且等級無别於是定制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

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其國公者即封其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

追封則否

婦人封二 命婦并入

原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窒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衛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户供湯沐邑薨贈以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　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稅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　又曰和帝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紫綬　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五千户左雄奏曰尚書故

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池陽君置令丞

晉書曰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　又曰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

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　又曰虞潭母亦拜為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為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為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　隋書曰高涼女

子洗氏世為南越首領有功詔册為高凉郡太夫人齎繡幰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册為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增 册府元龜曰高宗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老人年八十以上者婦人版授郡縣君　唐書曰肅宗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為太常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宋

史曰蘇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曰真孟母也　又曰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且賜坐　又曰天禧三年詔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為兵部郎中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母　又曰張貴妃受册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

不能亢禮況今日乎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婦人封三

原開封　新野 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口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為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新野詳在第二條

下為命婦　皆從夫 禮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謂夫為大夫則婦為命婦　凡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位生禮死事皆從夫之尊卑

恩自宸極　榮及閨門

增攜首　截耳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領家將趨梁州飲酒醉卧王氏斬之攜其首入城高祖悅

封為崇義夫人　又曰衛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録事叅軍為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徒行詣闕截耳于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開成元年降勅封武昌縣君

守城　教字

唐書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李謹行大破高麗謹行妻劉氏留在代奴城高麗攻之劉氏率衆守城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燕郡夫人　續文獻通考曰余天錫有援立理宗功封奉化郡公其母朱氏甞為理宗沐浴教字封周楚國夫人

蒼女　卓孫

經濟類編曰東平王蒼上疏求朝章帝許之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　太平御覽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于郿城起壇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郡者各令乘軒為白導從之壇

至元　大德

續文獻通考曰完顏巳延成宗乳母夫至元三十一年封為英國公妻何氏為夫人　又曰燕嘉努武宗皇太子乳母夫

大德十一年封為壽國公妻李氏為壽國夫人

加號　改元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七年加尊號詔天下百歲已上婦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婦人版授縣君八十已上婦人版授鄉君　又曰周太祖廣順元年即位改元詔內外命婦並與追封因夫子叙封者不得過五品

以功　有勞

冊府元龜曰代宗寶應元年封朔方節度僕固懷恩妻賀魯氏為涼國夫人以功寵之也　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李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

顯陽　安國

魏志曰卞隆以后父封睢陽鄉侯隆妻王氏為顯陽君　太平御覽曰哀靖皇后王氏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晉安縣侯母爰氏為安國鄉君

平陽　長樂

魏志曰太和三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宜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為平陽君也　太平御

覽曰穆章皇后何氏乃何準之女追贈父準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廣德　徇忠

太平御覽曰成帝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為廣德君　唐書曰古元應妻高氏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厥所陷下詔曰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可封為狗忠縣君

載姊賜邑　迎母還宮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一女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立韓嫣白之帝乃車駕自往迎之家人驚恐女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宮與俱謁太后賜湯沐邑號脩成君　太平御覽曰肅祖太妃荀氏初以微入宮生肅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肅祖而出嫁荀為馬氏妻太寧元年肅祖迎母還宮養之稱建安君

請入保養　濱于危亡

唐書曰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不殺使禁長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入保養時喪亂年

餓人多餓死蘭英乞丐以食師仁後乃竊師仁歸京師高祖詔封永壽鄉君　下詳截耳注

婦人封四

原明雎侯　魏春秋云許負河内温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雎侯

林光侯　漢書如淳注云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為林光侯

酇侯　漢書王子侯表曰蕭何夫人亦為酇侯

陰安侯　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邸羣臣上言謹請陰安侯頃王后按蘇林注云高祖兄伯妻羮頡侯母丘嫂也

平原君　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脩成君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為脩成君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莽母為功顯君

增舞陽君　後漢

書云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真舞陽宣德侯封母為舞陽君

野王君 魏志云明悼毛皇后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追封后母夏氏為野王君

廣陽鄉君 又云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陽鄉君

原萬歲鄉君 詳第二條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贈后母裴氏為安樂鄉君

增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穆皇后庾氏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車騎將軍母丘氏封安陽縣君

潯陽縣君 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為潯陽縣君

武成郡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㚟妻自以有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誠節夫人 太平御覽云鄒保英妻奚氏萬歲通天中契丹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城孤欲陷奚氏率家僮及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裙上雲起內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云中

宗景龍二年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帝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女天下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鄉縣郡等君　中國夫人孔帖云貞元中贈張巡妻申國夫人　封黎酋王二娘為宜人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有王二娘者黎之酋朝廷封宜人凡瓊有號令必下王宜人二娘死女能繼之

婦人封五

增詩唐白居易妻初授邑號告身詩曰弘農舊縣授新封鈿軸泥金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封號有何功花箋印了排窠濕錦褾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

惰日高猶睡緑窗中

增制唐蘇頲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曰滎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嫕蘭儀蕙閫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　白居易封大和長公主制曰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理故組紃有常訓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眷肅

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　李㻱許州節度使王藴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曰王藴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得非其母趙氏善訓耶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而已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崔嘏封石雄妻索氏涼國夫人制曰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勲門多閥閲早以懿德嬪于元臣既推内輔之才頗藴中閨之德是宜疏封表貴開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蕙問

更光於石窌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元稹封李愬妻韋氏魏國公夫人制曰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夫䕃雖髙猶執婦道持其門户使愬有婣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蒸嘗之潔愬當分閫之際終無内顧之憂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彛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　錢珝浙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曰齊之辟司徒武力

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
里内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君是惟舊典具官錢鏐
妻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
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
等　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母薛氏温國太夫人制曰朕
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
弼之家莫獲襃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
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氏静專有守柔嘉維則

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詒於宅窆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增冊文唐薛廷珪冊益昌公主文曰咨爾第七女蘭芷芳猷肅雍懿範坤順之性體於自然天俔之姿禀於陰教不明爾德孰慰我心爰稽舊章俾率彝訓乃疏湯邑仍錫粉田所以示鳲鳩均養之仁樂螽斯宜爾之慶夙興夜寐無忘女史之箴下氣怡聲勉習家人之禮

原表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令以東阿王妃為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為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纖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擢復正臣妃為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

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遂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又為長城公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𢅅腆罔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渝柔德難樹雖復

式脩姆保莫敢或遑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彛章夙賁藉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緄昭被　王僧孺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為南平王妃奉命震懟有灼丹寸妾瞻絲望帨且或多懟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玆眇薄有儷蕃儀紃組不聞饘酏蓋闕不悟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遆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斯輶弱所能勝荷　增唐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曰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内

子但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石窌延鄉之賜亦無夫人之號唯漢魏戚里晉宋外家平原清河疎郡以馭貴建昌高密啓邑以睦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近代著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禮秩兼盛等威稍逾臣以凡賤謬承委遇又蒙曲私霑及主饋特封嘉號載錫徽章中壼慶其秩高外婣賀其禮盛儀參貴列寵極私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　王仲周代杜司徒謝妻封邑表曰臣小男母李氏本非主饋若貴云因子臣男尚

自賤微禮有從夫臣妻又早逝沒豈伊末品忽被殊私
此蓋陛下念臣齒髮漸衰賔祭無主俾立家而有裕遂
開國以疏封詩美鵲巢懼無德而自處禮榮翟茀恐負
乘以貽災　令狐楚謝贈亡妻晉國夫人表曰臣某啇
枝末屬天壤微生幸遇升平叨居要劇生成之德無以
奉於君親封賞之榮豈望及於妻子今者一門之内二
日之中王澤浹於幽門天光蟠於高下受恩過厚忍愧
逾深且翦葉為珪晉封所以稱其大織縑如雪班女由

是詠其姸既耀溢於親疎實感纏於存沒

原奏宋謝莊為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

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

可封郡長公主

增狀唐元稹為蕭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告身狀曰臣家

傳儒素毋實劬勞每織屨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

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

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窌封疆已光於萬葉蘩

珠文字重降於九重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之榮寵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縢在笥深藏大帝之符寶過金籯瑞同鵲印

增碑唐蘇頲高安長公主神道碑曰公主承姊月之華分女星之耀有循其禮無擇於言於是曳紅綬賜青珪香滿玉罏絲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侯主婚是稱同姓始稱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　楊綰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

郡君王氏婉娩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賓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勲實由輔佐之力

增傳周庾信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曰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德髙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夫人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惟有東平之樹

增論宋朱子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

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名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

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秉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爵封一

增漢書曰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禄位民賜爵有罪得以免也　又曰孝惠皇帝即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歳爵三級四歳二級外郎滿六歳二級中郎不滿一歳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

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又曰元年賜民爵户一級　又曰六年令民得買爵　又曰孝文皇帝即天子位詔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宣皇帝本始元年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　又曰孝元皇帝初元二年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　又曰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賜

孝弟力田爵二級　又曰孝哀皇帝即位賜吏民爵

又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　文獻通

考曰東漢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　又

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章帝

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四年立

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又曰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安帝永初二年帝

加元服賜爵二級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又曰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於東宮文武官五品以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　玉海曰高宗乾封元年以封禪改元中宗神龍元年祀明堂玄宗天寶八載謁太清宮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皆賜民古爵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詔太原元從西府舊僚第一等功臣其家子孫若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子孫三品以上官加爵一等　又曰典元

元年德宗在奉天行在宫受朝賀大赦改元制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　又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詔與元奉天功臣及蔡鄆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賜勲爵　又曰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制將校已官者與加爵邑　又曰開寳以來系泰制賜民爵曰公士

玉海曰端拱元年賜高年百二十人爵為公士開寳中澶密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吕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公士　又曰咸平五年賜京城父老百十九歲祝道岳

爵公士　又曰祥符三年賜祥符等縣年八十以上者爵公士乾封民以天書降其地賜爵公士　又曰慶歷七年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爵封二

原商君為法 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為法於秦斬戰士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鄉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漢舊儀云公士為國君列士也傅子云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漢舊儀

云簪褭馬傅子云褭者古之馬名駕車馬者其形如簪故曰簪褭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傅子云軍吏不復與凡吏卒同大夫乘兵車也傅子云以為大夫者在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他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公乘與國君同車風俗通云乘者軍吏之髙爵傅子云臨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漢舊儀云六官大夫賜爵五大夫以上次年德疑作得字為官長率風俗通云大夫衣漆帶不為正衛傅子云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得將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名馬大庶長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商君為秦倫其品為十八級皆因古義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齊士也鄉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自左庶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國者也

漢武寵功

又食貨志云置賞官名曰武功爵注云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

買爵免死

漢書惠帝紀元年冬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注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入粟受爵

又晁錯傳云錯上書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遜讓封一

原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

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禄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絶　漢書曰韋賢薨子玄

成當爲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妄語笑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疑其欲讓爵實不病遂奏劾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令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

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

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輙斷絶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禄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横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

可屈乃拜為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歴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遜讓封二

原請貶　就賤　白帖傅昌嗣封燕湖侯上疏以國貧不願之封乞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關內侯亦不與錢讓而就賤民猶犯貴　有勳不廢宜膺裂土之封　無功受封實懼貪天之罪　增能讓　不請　孔帖曰韓偓與令狐澳任機巧帝嘗欲以澳當國又悔曰澳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辭曰陛下許澳可改許偓獨不可移乎帝曰

我未嘗而命卿亦何憚偓爲御史大夫趙崇帝知偓乃崇門生也嘉其能讓　記蔡淵海曰本朝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則封國公王旦過萬戶而謙抑不請封

國大　母老東觀漢記曰封朱祐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戶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

乞辭　願後魏志曰何夔字叔龍爲太子少傅太僕文帝踐阼爲封陽亭侯三百戶病乞辭位、孔悰曰章挺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挺曰臣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

尅蜀　誅駿冊府元龜曰鄧艾鍾會之伐蜀也衛瓘持節監軍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羣帥之力固辭不受　又曰何攀爲散騎常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

賞介推　與兒餘史記曰晉文公

賞從亡者未及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祿使人召之則亡　左傳曰衛侯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而上祿亂也

陳先志以父行　冊府元龜曰晉庾琛明穆皇后父也為丞相軍咨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　又曰穆帝即位徵拜何皇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分給宗親

請與母弟　上詳誅駿汪年疾帝臨視泣　孔帖曰段志玄貞觀十六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玄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

以非劉不阿梁　太平御覽曰中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為穎陽侯　文獻通考曰邟鄉侯黄瓊桓帝時為太尉以師傅恩不阿梁氏封邑千戶固辭許之

義士誠心臣子常情　冊府元龜曰後周司馬裔為北

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家入關者並重賞裔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皆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 又曰薛善族兄崇禮為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同弟濟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其弟固辭不受

王蘊不肯拜 李崇固辭封

冊府元龜曰王蘊李武定王皇后父也定后立蘊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進昌縣侯蘊不肯拜 又曰後周李崇初事後魏歸款太祖拜崇衛將軍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崇固辭曰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

此為親戚受賞 遂廢宰相封侯

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封諸功臣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

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又袁氏曰武帝用公孫弘起自疎遠未有爵邑于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靈帝初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封為高鄉侯蕃固辭不受自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遜讓封三

原子馮出居於鄭　史記宋世家云宋穆公和既立而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乃使子馮出居鄭

晏子都昌辭而不受　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

增非孝非公非仁　彙苑詳注云獨孤論吳季札曰季子三以吳國讓也

春秋譏之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

原魯連辭謝者三

史記魯連傳云連既說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使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于人寧貧賤輕世而肆志也

叔敖謂子無受肥饒

淮南子云楚莊王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將死謂其子曰吾死王必封無受肥饒之地受沙石之間果封其子肥饒固辭

子在襁褓何敢受封

漢衛青傳云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增朱鮪不受膠東王

文獻通考云更始二年既誅王莽還都長安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更始封朱鮪為膠東王辭不受

憲固辭封

太平御覽云大將軍竇憲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戸憲固辭封

原逭亡七年 後漢書劉愷傳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逭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為郎

丁鴻挂經而逃 後漢書丁鴻字孝公父綝封陵陽侯鴻與弟盛居憐其幼少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致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經于冢廬留書託疾而逃初鴻與鮑駿交乃佯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諫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乃感悟就國

起受侯印死有餘罪 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强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呂强都鄉辭讓懇惻 後漢書呂强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

時例封宦者以强爲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

鄧隲間關上疏 後漢書鄧隲傳永初元年隲以定策功增益三千戶隲辭讓不獲遂避使者間關詣闕上書自陳

延壽上書請減戶邑 漢書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十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減戶邑

致國于弟 劉愷丁鴻見前

歸功參佐 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

固讓歷年 晉書羊祜傳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祜喪既引帝于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云云詳第一條

增前後十餘讓 晉書張華傳云論平吳之功封華郡公三千戶華前後十餘讓詔不聽

固讓封邑 太平御覽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常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爲武

安侯

原馮恢讓弟　晉馮恢父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還鄉結草爲廬佯瘖不言淑得襲恢乃仕爲祭酒翟嬰薦恢于崔洪良伯以恢不敦儒素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耿國讓弟　耿國字叔虞上疏以父況愛少子霸請讓詔許之

衛瓘讓弟　衛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大夫讓爵于朝　農夫讓畔于野

遜讓封四

原表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

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爲子大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黄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又帝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鵷翼臣生處深宫未覿焦原之險不出户庭豈覩砥柱之峻臣聞坳堂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爲峰終乖小魯之說　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承蔭霄極一

日千里因騏驥之馳高蔭百尺藉雲崖之遠熈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與部春谷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緑車赤綬交映相輝金璽銀券照灼光彩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進爵為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頒上公之典魯藩懿親裁蒙哀𨻶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巳實不忍自錮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唯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

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茍曰易照敢守難奪　沈約為梆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爭奪

是故俛容青閣頋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户非切及頋温凊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肅宰畧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雹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增唐李嶠為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曰陛下錄臣謏才收

臣薄藝不行而至坐辭麋鹿之羣無翼而飛遂接鴛鴻之侶久慙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惠今復更申殊奬追叙微庸以臣子之恒情辱公卿之顯位等威齊乎四履名器光於五臺是用仰辭渥恩俯誓肌骨伏冀南離迴耀微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魄特停謬遇曲賜優容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曰陛下光撫宇内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説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

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無助時雨夕濡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　邵說代侯中庄謝封表曰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量功而受賞者忠臣之義封或謬建則王綱斯紊賞或虛受則臣體以乖陛下大聖繼統神武經邦道邁纂堯功高復禹頊幽燕肆逆汾澮阻兵朝義叛換於前懷恩旅扼於後陛下宸謨獨斷睿略潛行曽未三年克平二豎此蓋皇天保祐

宗社降靈豈臣愚蒙敢叨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軍為臣之節固當若是以兹干賞實為色羞　錢玥爲徐相公讓加食邑表曰臣乍違天顔初違帝里雖南山渭水變王氣以潛新而荒草壞垣動秋風而尚慘連甍何有編户猶稀臣當此時莫知所措實頼祖宗垂祐睿哲申謀兼委近藩旁分庶事遂致五輅鳴鑾六師被甲陳吉行之盛禮正法座於良辰誕告四方復興景運御日月而無違素志嚮丘園而已動歸心詎謂聖慈忽加

大造尚責佐王之效重增開國之封祇承異數徒冒優
恩
原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茍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

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戰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禄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録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重非臣尫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録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讃

顯揚見得恩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
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
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絶子孫有功者當更
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絶也或有所襲者
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絶故追紹之也臣自三
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録臣
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佑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所能
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

資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為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隕越豈敢飾辭

增判唐人對承襲稱狂判曰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

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
苟得爰作佯狂玄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
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唐張曙對襲代封
逃判曰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
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冑望素髙勲庸夙著
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
林春至花蕚均芳下澤秋歸鴻雁齊列既而風枝不静
星琯屢移何邵承家泫然流涕桓玄襲爵悲不自勝茍

懷揖遜之風遂有逋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爵

謹案卷一百二十一第一頁後八行達魯舊作滁

魯　八頁後五行托雲舊作突欲　又舒嚕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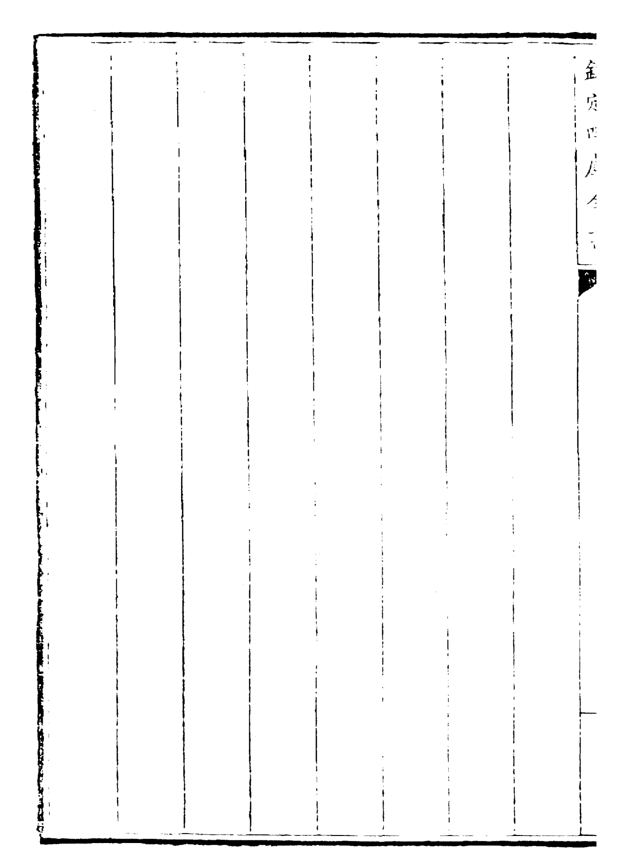
述律　九頁前三行贊布舊作贊普　又斯多特

舊作厮鐸　又八行布延特穆爾舊作卜烟帖

木兒　又阿敦舊作阿端　又阿津舊作阿真　又庫

先舊作苦先　又特哩舊作帖里　十九頁後八

行燕嘉努舊作燕家奴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二頁前五行分齊為六國刊本分訛封據通考改

第六頁前七行稱其爵列諸盟會間刊本脫稱字據漢書注改

第八頁前一行欵化納貢刊本脫欵化二字據南史增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高祖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刊本兄伯訛伯兄又妻下衍姜字侯下脫母

丘二字行之字據漢書注改正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公主承姊月之華刊本脫主字據文苑英華增

第三十二頁後八行置賞官刊本置訛買據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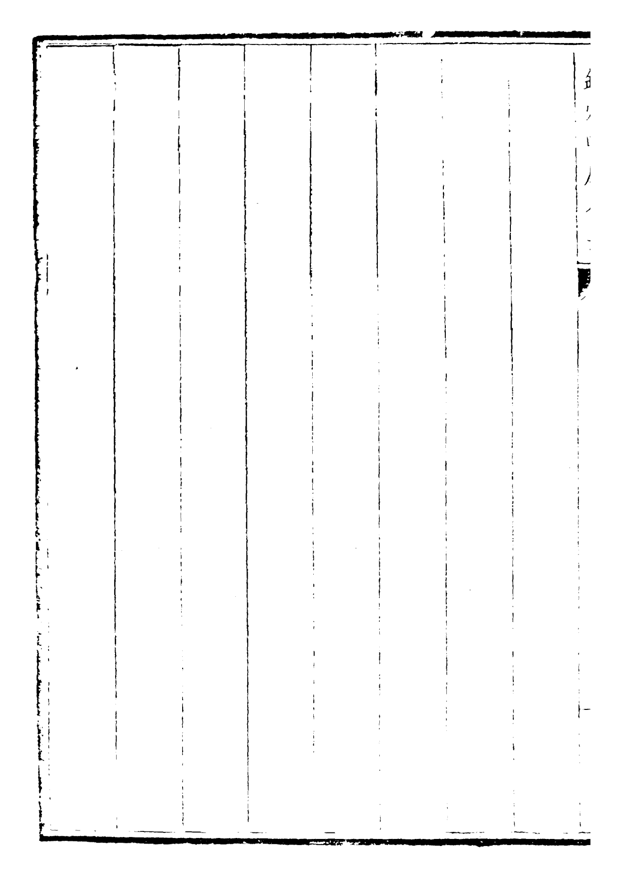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頁前八行討曹成公也刊本討訛封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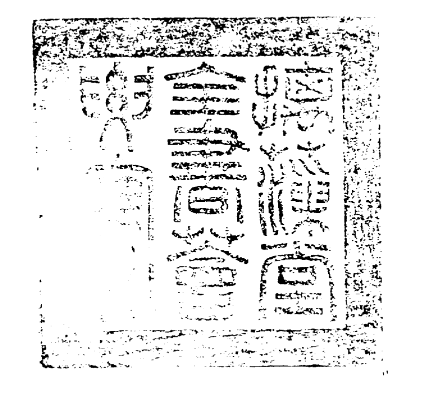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獨孤論吳季札曰按孤下疑

有脫字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其聽憲嗣爵刊本嗣訛辭據

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朱攸

謄録監生　臣笪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政術部一 君道 臣術 官班 擇官 勤官 守官

君道一

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為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易緯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羣也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增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增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原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增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漢書曰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

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　原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圎則水圎　鄧析書曰為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

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為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增莊子曰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原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

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增韓子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原呂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

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郤偃荊楚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父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為故能使衆為也　增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

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晉子曰立天子為天下也非立天下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原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

苦則天心逆　增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

君道二

增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畆正河濵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為務在於博愛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涵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禄因公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原吕氏春秋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

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增

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畏畏顯民何謂

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

致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

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原新序曰趙襄

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厷而

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厷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

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增山堂肆

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曰李侍讀仲容善飲真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天子為官家對曰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

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君道三

增四術 三懼 尹子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明君之務也

金玉 絲綸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嘗藥 制水 問奇類林湯曰藥石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 天中記曰畫策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躓垤 履冰 問奇類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太公金匱曰

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

如龍 牧馬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　莊子曰為天下者奚以異於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

三累 十思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　唐書曰魏徵上書曰君人者誠能見可用則思知足以自誡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沖謙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塞則思虛心以納下拒讒邪則思正心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濫刑然後簡能而任擇善而從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

為人 從義

太平御覽荀悅漢紀曰有王主有治主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為王主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

執玉衡 讀金鏡

徐陵集曰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録使令狐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

日月光　鬼神饗

春秋感精符曰君明聖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　班彪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山林何有　江海無為

唐子曰君人者秉南面之位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　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

為治三　制臣二

韓非子曰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　又曰明王之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作帝範　疏祖法

問奇類林曰唐太宗作帝範十

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山堂肆考曰宋哲宗嗣位呂大防上言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也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運斗樞曰虙羲氏女媧神農是為三皇皇者大也合天履中其施光明　帝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　抱朴子曰君人者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樹至公使規畫其圓矩畫其方

畏如雷霆　德為冠冕

左傳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後漢書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

稷契為筋力

無不化無不和　與衆視與衆聽 孔叢子曰子思信陵君問曰至善為國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　經濟類編曰天子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法令不可數變　憲章不欲數赦 問奇類林曰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紀　又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原能為上者若緣木　善用才者如濟海 家語 管子

君道四

增五帝水火金木土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帝以火德王色尚赤黃帝以土德王色尚黃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顓頊以水德王色尚黑

原亶聰明書

增其量百世十世問奇類林云丹書之言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原萬物之機書

增天下惟有道者宜處賈子云師尚父曰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原仰順天道俯協地理家語

增導利而布之上下周語云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原以民為體緇衣

君天也左氏

君以出令

左氏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左氏神之主左氏增繼天者君穀梁云為天下主者君也繼天者君也聖人寡為而天下理說苑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宣王曰善原君地也韓子利害之轂韓子增其治察要商子云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也察要而已矣王者往也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所樂歸治天下先公呂氏春秋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人主之術淮南子云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君根本也又云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聞也蔽明掩聰又云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

所以掩聰　原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淮南子注曰褒大也蒙冒褊小也

儼然元默淮南子　一言倚而天下靡車子

羣下歸心白虎通　尊天事地新序　敬小慎微春秋繁露　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後漢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身後漢書　禮讓為國仁義為宅揚雄傳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桓範新書　五穀俱傷君無德京氏易五星占　增帝王霸孫綽子云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　立德立功可大可久天中記云帝王畧論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　原衆才所歸

曹植
賦序
樂從規諫子抱朴
增脩策迴馭長羅遠駕文中子云
闢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
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駕取之殊途成之
一致海録云干戈揖讓取之也殊
途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

君道五

增賦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
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
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執選賢為急昭昭
為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

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蟄　沈璵賀雨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綿鑠石而不雨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為心崇禮讓而為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丘明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惸嫠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煙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　浩虛舟王者

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為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蕚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　謝偃惟皇誠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

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内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卹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增批答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曰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兵之誠取而作鑑畫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度將為後事之師不獨

觀古人之象

增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髙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懼如履朽薄觀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鑑戒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君以萬邦為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

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
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
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
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忠者必
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
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
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
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

木納卒安劉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為美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

增奏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增策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

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祕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歷押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迹則十政方凝俯河濵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為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櫽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

公試策題曰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

增策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

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歳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

臣術一

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

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説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脩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閉氣為臣和氣為人　增韋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原韓子曰為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人師人足以為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察幽明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為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讒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讒言以邪墜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增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朞而不至無赦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懐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殺之　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卹而問焉昭奚卹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卹應之奚卹稱曰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

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莱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强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卹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玆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

闕可謂良矣 增漢書絳侯周勃為丞相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

臣術三

增十等 四責 左傳曰陳宇謂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鄧析書曰臣有四責何謂四責受重賞無功一責也居大位不治二責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奔四責也

獻身

以人 禮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其受祿不誣受罪益寡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質

勵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詩曰或出入諷議

含章　納約 易曰含章可貞　又曰納約自牖

股肱　喉舌 書曰令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于身　擇君 禮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後漢書曰馬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無作威　思補過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

燮五緯　協四序　藝文類聚曰燮五緯協四序

盡吾敬　合於道　問奇類林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　又曰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

無諂無驕　可貴可賤　禮記曰為人臣下者頌而無諂諫而無驕　又曰子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服休服采　于蕃于宣　書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為上為德　來旬來宣　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望大望小　不下不尚　禮記曰子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又曰子云事君不下達不尚辭

有諫無訕　難進易

退上詳無諂無驕注 禮記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受祿不誣 進賢

為善上詳獻身注 孔叢子子貢問孔子曰為臣孰大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吾聞進賢為善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産未聞管仲子産有所進也

公正無私

忠順不失孔叢子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能犯顔諫諍公正無私 荀悅漢紀曰忠順不失夙夜匪懈循理愛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

繩愆糾繆 瀝血抽誠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藝文類聚曰瀝血抽誠披胸見款

祭遵憂國奉公 宋璟

佐時經務東觀漢記曰祭遵死後每朝會帝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 唐書盧懷慎臨終遺表曰宋璟立心公直執心真固

展采 錯事彙苑詳注

文學足以經務識畧足以佐時

漢雋　論思　獻納 彙苑詳注

臣術四

增代終 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金鉉 又云鼎黃耳金鉉耳喻君鉉喻臣也　玉

鉉 又曰上九鼎玉鉉喻大臣也　亮天工 書曰欽哉惟時亮天工　篤棐 又曰篤棐

時二人篤于輔君也　承弼 又曰以旦夕承弼厥辟　原臣哉鄰哉鄰哉臣

哉 書　亂臣 書　增四方是維 詩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原有諫

無訕 禮　怠則張而相之 禮　以道事君 論語　歸美報

上 毛詩　社稷之臣 春秋　能臣 左氏　不擇事而安之 莊子

梁棟大臣桓子　憂國奉公東觀　賢臣　鄂鄂之臣　智囊之臣新序　輔弼之臣漢書　謀臣魏志　增展業文選云展業各守其業以供王也　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抱朴子　增毗翼彙苑詳注六朝　葵藿心初學記云葵藿心喻臣之忠　輔翼霜露又云輔翼霜露謂燮理陰陽之職也　得罪上官問奇類林云吳芾曰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

臣術五

增賦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

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賛在虛己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猷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嘗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王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既而流謗

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膂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

增書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賛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

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禄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增論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

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説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　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曰智者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隧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原九儀十等九命之儀傳人有十等通班異數不列隅品禮亦異數

尚齒易方禮曰朝同爵則尚齒易曰君子立不易方序守錯立各以

序守周禮禁錯立禁談者易班抗禮易班辨位易亂也國章禮

命周禮朝儀王爵彝憲常秩命秩品制班次

守位序從禮謬官邪由官邪也會有表立無

序表亦位也立而無序則亂其位禮由位叙名以器分名位

不同貴賤有等禮高卑殊品拜揖異儀官以

命分位由序守奚獨後予孰能宗子小宜事

大　卑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傳　失位者懸間
後來者居上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懸間客從而笑之　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
易其紀律　既同列爵於朝　亦可進人以禮　雖九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
張懷慙於客後　韓信羞絳灌為伍　彭寵恥吳耿同

行　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恐違於令制

增連壁　布碁合壁事類曰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壁　元稹寄隱客詩曰况逢多士朝賢雋若布碁

鳴璆　湧雲韓愈江陵詩曰班行再肅穆橫佩鳴琅璆　元稹酬白學士詩曰鵷班雲洶湧

等衰　內外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閱紛容衛千僚儼等衰官班分內外游處遂參差

年輩相遼　議論各別合壁事類曰陸長源以勲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又曰韓魏公慶歷中與范希文韓彦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官班二

原天秩有禮 書有尊卑之禮 增官聯 周禮云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原齒位 周禮齒位有序 儀以辨等 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雜居齊齒 正其服位 周禮 九命之數 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貴貴 禮貴貴為其近於君 貴爵 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脩其班制 禮 等衰 等列 禮辨等列 同儕 同等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 禮 表儀 傳引之表儀 名以出信 傳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列位之所 傳曰朝有定制注曰列位之所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

義　班爵之位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荀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為齒　未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登降有數　分隔屏風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遂為故事　增末班文選云末班謙言猶末僚也　班司何敬祖詩云在昔同班司　青瑣杜甫詩云幾回青瑣點朝班　臚人初學記云臚人整飭朝班之位

文班武班唐書云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

如之

亂班

孔帖云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班簿側注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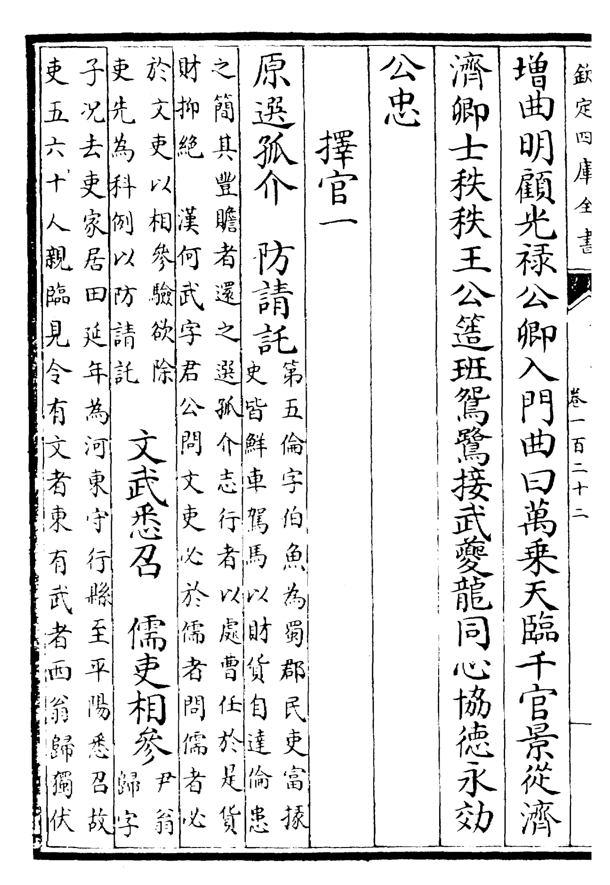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云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剌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謂有緼蓄就常朝班簿側注云可工部侍郎平章事

官班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喜簪裾接郢曲偏宜諷詠頻　張籍酬王祕書見寄詩曰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長出

格常朝官裏每同班　鄭谷賀新除左省韋拾遺詩曰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堦前百僚班定趨丹陛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書東守洛陽宫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

貶所詩曰囊封初上九重闈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闕下賀正詩曰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肅嚴擁萬靈玉笋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　又萬壽節出左掖門口號詩曰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笋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章



增曲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簉班鴛鷺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効公忠

擇官一

原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為蜀郡民吏富據吏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患之簡其豐贍者還之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財抑絕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文武悉召　儒吏相參　尹翁歸字子況去吏家居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

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不遜延年曰何傷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擇人 **掄才** 務在擇人 **明試** **登庸** **增禱神** **祝天** 唐書李景讓傳曰唐宣宗擇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筯取之 五代史盧文紀傳曰唐廢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顗有人望悉書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授七品** **領三輔** 冊府元龜曰唐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李紓建中末為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領三輔乃授同州刺史 **抑強宗** **擇清流** 孔帖蕭至忠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爾 又曰後蜀孟昶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

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　**特委公**　**當擇臣**　冊府元龜曰楊恭仁貞觀五年遷雒州都督太宗謂曰雒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　錦繡萬花谷曰柳渾為相帝嘗擇令掌畿邑渾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

為官擇人　**棄瑕錄善**　孔帖曰劉祥道疏古者為官擇人不問取人多而官少　又曰韋處厚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

思擇重臣　**無憚大吏**　冊府元龜曰張建封貞元初為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獨孤莘相次為徐州刺史人竊貨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建封為徐州刺史　又曰韓愈淮西碑凡茲廷臣汝擇自從無憚大吏

必擇文梓　**不惜美錦**　孔帖曰韋承慶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創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巫毀而敗則是庇朽

木乘膠船也　又曰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　先

求曾任　不可妄授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勅宰臣曰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　孔帖曰薛登請擇賢才疏堯資八元而庶績共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則士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

桓得敬仲　元信石顯　孔帖曰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熾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贊皇害霸論　**度梁**

漢之任　自朝廷之始　冊府元龜曰陳政初為宇文化及太常卿亡歸長安時漢川多盜賊高祖曰吾度梁漢之任非卿不可　又曰開元十二年制曰昔皐陶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民此皆念在邦本先於帝載而長吏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之始　**尚書**

宜擇脩潔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肆考曰唐高馮字季輔貞觀初上十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主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脩潔者任之

天中記曰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

授清要官　豈擊搏才　上詳授七品注　唐書曰李珏字待價舉進士高第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擇官二

原惟其人　官不必備惟其人　難其人　增郤縠可　左傳云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具瞻所歸　天中記云晉司

徒闕武帝問其人于荀勗答曰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為官擇人者治 孔帖云賓誕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為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

擇僚吏堪御史者 又云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曰盧懐景等皆為通顯巨人

桓彦範執不可 又云墨勅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静能為國子祭酒彦範執不可曰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

為官擇人豈待情樂 又云御史中丞桓彦範舉陽嶠為御史嶠不樂彈糾之事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為右臺侍御史

銓擬皆便所司 又云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有司銓擬皆便所司此非為官擇人為人求治之術

其清可用 天中記云馬伉為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

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所擇悉所歷深 孔帖云韋嗣立建言設官建吏本於治人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

廉使補授屬員取其可者 冊府元龜曰韓佽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至邑令尉三百員由是部補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佽既至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佽曰在任有政者不奪缺者當候必稽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

宦官宮妾不知名者 山堂肆考云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擇官三

增制唐白居易授楊潛李繁史備等制曰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子之稱史備變通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皆名郡也令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而襦袴吾人者乎潛可守洋州刺史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濠州刺史　杜牧授實

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增策唐白居易對審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

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貍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翦毛也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圜方之乖備輪輮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其要彞倫日序庶績日凝

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之人策曰臣竊見近日祕省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序求未商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之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黄臣恐台袞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原恭恪　積累荀有位於朝無有不恭恪　詩序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

能有繼 非德莫如勤能勤有繼繼功績也

無日不惕 夙夜惟寅 豈敢忘職

智以效官 勤而涖事 精力於職事 勤心有補益 漢書云張安世精力於職事休沐未嘗出 後漢書云史弼為黃門令勤心有所補益

增不解甲 必枕戈 冊府元龜曰竇軌為益州道行臺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又曰漢劉詞為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之

勤稼穡 設版築 冊府元龜曰唐柏季纂武德中歷屯田農圃監每督事苑內小心畏慎勤於稼穡高祖每稱善之 又曰郭崇韜為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崇韜率師至博州庀役徒設版築

不離左右 與均甘苦 冊府元龜曰唐蘭謨為武侯大將軍為人嚴毅勤恪每侍從太宗嘗不離左右 又曰漢史弘肇為許州

節度使杜重威為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交更輒鳴 孔帖曰裴耀卿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裴呼為知更雀

安寢則欹 吳越備史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通宵假寐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

數句一歸 又曰權德輿為起居舍人兼知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句一歸家

勞心諄諄 經濟類編曰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求理孜孜 冊府元龜曰晉劉處讓為相澶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理

寒暑罔懈

晝夜不息 冊府元龜曰姜確為將作少匠脩九成宮令確典其事雖祁寒暑雨未嘗蹔懈

下詳設

版築注 反用為樂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吏識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為樂 又曰班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呂諲

獨據案 楚客不釋仗 孔帖曰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呂諲度支判官諸吏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 又曰杜楚客為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

已老不怠精勤 冊府元龜曰唐段德操為將軍檢校少府事時已年老精勤不怠 又曰

當食無廢處斷 呂氏李傑為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訴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

戴星 挽縴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 唐書曰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愧
與賓客疾驅去

勤官二

原克勤于邦 尚書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孔安國傳云中宗太戊也為政敬身思懼不敢荒怠自安也 **不敢怠遑** 毛詩殷武篇云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箋曰遑暇也天命及視下民之內有嚴明之君能慎賞罰不敢怠墮自暇于政事則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也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 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自朝至昃不遑暇食**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

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中不暇食思慮政官民用皆和

夙夜罔或弗勤 尚書太保訓于王曰嗚呼云云

勤卹民隱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

不敢自逸

欽乃攸司 **涖事惟勤** **不懈于位**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毛萇傳云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卿士之有事者也媚愛也王以恩意及羣臣故皆愛之不懈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夙夜匪懈 毛詩烝民

夙夜在公 毛詩有駜云云箋云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也

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毛詩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毛詩小宛毛萇傳云忝辱也謹按夙早也所生父母也君之與

臣若能早起夜卧則不辱其先祖治其政事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毛詩烝民篇箋云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

朝夕從事毛詩北山云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毛萇傳曰偕偕强壯之貌士有王事者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也

盡瘁事國毛詩北山篇毛萇傳云盡力勞瘁以從國事也

黽勉從事毛詩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謂賢者如是黽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為勞畏刑罰也

不敢告勞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毛詩采薇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毛詩杕杜云鄭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

民生勤則不匱左傳曰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居之無倦 增先之勞之 論語云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原恪居官次 日仄坐朝幽枉必達 後漢書明帝論

盡心奉職 東觀漢記云周榮傳曰榮為尚書令盡心奉職不敢怠

增出入阡陌 漢書云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

原不入內舍 謝承後漢書云會稽欵紹字文肅為范令不入內舍常卧廳事上

常伏閤下 華嶠漢書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省閤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冠劒不解 東觀漢記曰桓文高每當直事駐車而傳漏雖居閒鏁署

冠紉不解於身為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眘也

不離省闥　後漢書黄香為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

抱書而寐　魏氏春秋曰高柔為剌姦令史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焉

沉迷簿領　劉楨詩云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

馳翰未遑食日昃不知晏　劉楨詩

白日接賓客夜閒省文書　吳志滕脩為太常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

增取博具投諸江　事文類聚云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戲談廢事乃取其樗蒱博具悉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雖年老不怠　冊府元龜曰唐麗王為監門大將軍太宗

以其耆舊常令典兵於東 經濟類

宮王雖年老而精勤不怠 **每受一勑必勘審** 編云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勑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勑必勘審使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夙夜勤強 孔帖云房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 **真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每行夜日當丙夜遣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

以鞭算 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雖休澣不廢 **掌徼巡精警** 冊府元龜曰唐于百億為朝請大夫每掌徼巡精勤不倦 **佐吾為理以勤國事** 白居易蕭俛制云蕭俛佐吾為理以勤國事是用正命為選部尚書 **儒學雖優亦勤吏事**

美譽四騰　孔帖云吳湊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

孔帖云王彦威為户部侍郎儒學雖優亦勤吏事

勤於稼穡　冊府元龜曰後唐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老於軍旅勤於稼穡

惟馬上得休息　孔帖云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不事事吾何安　事文類聚云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嚴覈莫不躬親左右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

勤官三

增詩梁王筠和衛尉新喻侯巡城口號詩曰閶闔暖已

昏鈎陳杳將暮棲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
凝威肆安步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責無書
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驄馬傳難附
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忝逢不量横草力虛慕入
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
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
文車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蓐食慎王事曉星當前
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增制唐元稹授韓皐左僕射制曰韓皐始以直言事代宗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為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葉爾封謚制曰烏葉爾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䟦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

姑啟若魯僖之大宇
增碑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為廣
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
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
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
以疾為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

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槪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斝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濙神道碑銘曰太宗文
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
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
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
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
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
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

悉為陳説上欣然納之

增墓誌明楊士竒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内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竒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虗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增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

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

倭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守官一

原吝出納　調陰陽（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喘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廢命不敬　失職則死（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屈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能業其官　靖共

爾位傳臺駘能業其官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增守物 死官柳宗元論曰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 韓愈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孟容守著令 仲郢執亂典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 又曰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所父墓柏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別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尹杖殺之

必坐死 願罷官孔帖曰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陛下以官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又曰獨孤用晦遷御史中丞會殿中王源植貶官用晦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

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官去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又曰郭震玄宗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太子賓客韋嗣立曰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舅甥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神人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冊府元龜曰褚遂良為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又曰桓彥範為司刑少卿謂所親曰今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不納宦官　封還詔書

冊府元龜曰段志玄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于章武門太宗

夜使宦官三至士及開營志玄閉門不納使者曰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因停使者至曉　又曰郭承嘏太和六年為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帝遂制罷之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　唐書狄仁傑傳曰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決事左右丞不勾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守官二

原思不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　易　**官脩其方**

唐宿其業 不假器 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不越樽俎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代之 死不失守 見死不失其守 不進旌招 齊侯田招虞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注君召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食不避難 食焉不避其難子路 陳平不對農獄 上問絳侯周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問陳平平對曰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增此

真將軍 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之細柳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辟門既出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原不授璽

漢書殿中夜有怪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郎欲收取印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明日光賞之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冀州刺史人遮道言事博曰若言丞尉當詣郡守刺史不察黃綬

增此囚終無死法

冊府元龜曰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寛平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數四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路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對仗叱義府

經濟類編曰唐李義府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大理卿段寶元奏聞高宗命劉仁軌鞫問義府逼正義自縊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對仗叱義府令

下

駁奏俊臣乖生虧信 冊府元龜曰徐有功為秋官郎中時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搆陷當死則天欲錫以再生來俊臣抗表請申大法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錫虧聖人恩信之道行本等免死

論公主不得造陵 又曰盧燦為給事中神龍中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優詔追封魯王將葬安樂公主請依永泰公主為崇訓造陵中宗許之燦奏曰陵之稱謂本屬君后及儲君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帝無以對依燦奏

重其能守官 孔帖云穆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檄取資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寧見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其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率其職司其局 柳宗元論云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仁函人者不為不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

守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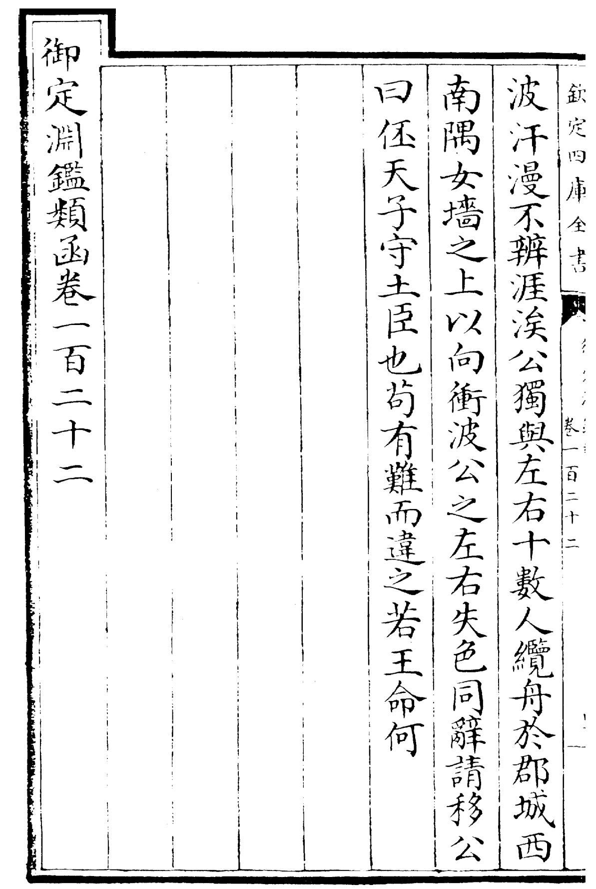
增詩宋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婞䇶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卒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蘇軾次韻賀劉發詩曰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

增墓誌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

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

增書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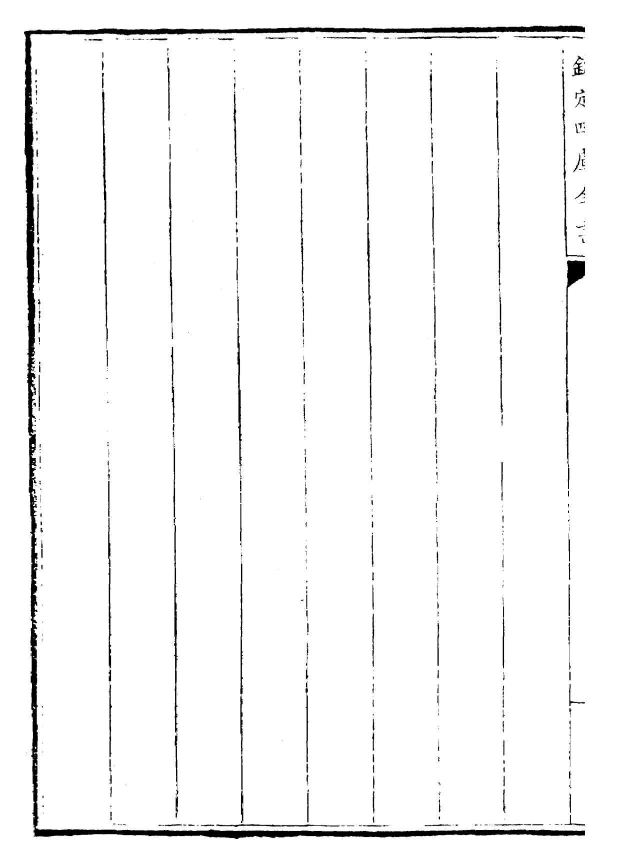
增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揵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載之洪



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謹案卷一百二十二第三十九頁後四行烏蘇爾舊作烏野而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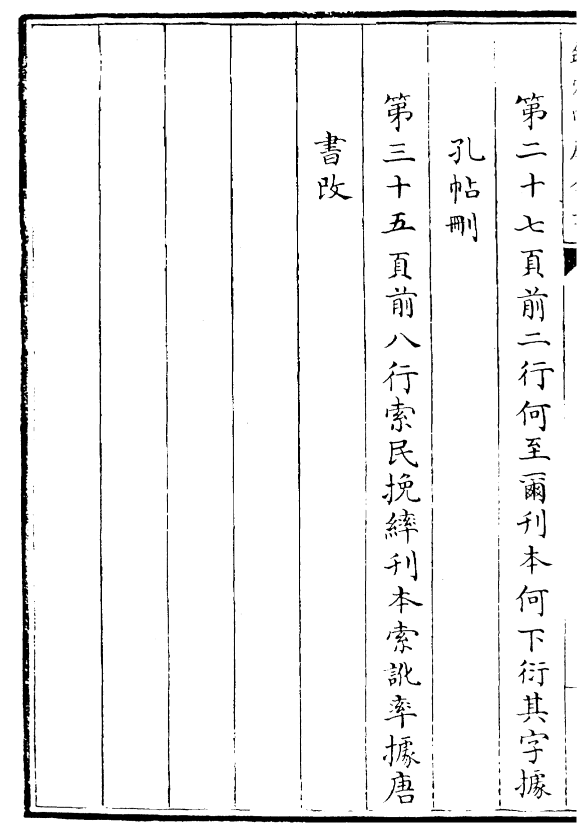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一頁後七行大象是執刋本執訛質據賦彚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用丘明之旨定刋本明訛民據賦彚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刋本使下脫一使字又寶訛玉據新序增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刋本懷訛若攝訛撮據新序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何至爾刋本何下衍其字據

孔帖刪

第三十五頁前八行索民挽綍刋本索訛率據唐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曽